

坐人间的车，驾非人间的马

卡夫卡作品选读

黄荣华 郁蓓媛 编著

西方经典名著

特级教师倾力推荐

名校师生阅读互动

卡夫卡：20世纪人类文化史最重要的存在之一



坐人间的车， 驾非人间的马

卡夫卡作品选读

黄荣华 郁蓓媛——编著
叶廷芳 洪天富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坐人间的车,驾非人间的马:卡夫卡作品选读 / 黄
荣华编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8. 1

(黄老师课堂)

ISBN 978-7-5473-0776-2

I. ①坐… II. ①黄… III. ①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7202 号

坐人间的车,驾非人间的马——卡夫卡作品选读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36 千字

印 张:9.125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76-2

定 价:2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编著者说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

“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这是卡夫卡箴言第六条的第一句，这也是我写这篇序时想到的第一句话。

还是五年前吧，我们这一群语文老师就想到要编这样一套丛书——“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最初的念头就是要将西方文化中“人的发展”这一线索，用中学生能较好接受的方式介绍给中学生。现在，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即将出版，在这里借这句话对这套丛书的编注作几点说明。

切入的角度——“文化”。

大家都清楚，人有两性：自然性与文化性。对一个人来说，两者密不可分。但与其他动物比，人因为文化性而显出了他的卓尔不群。或者说，人因为有文化而区别于动物，由此也可以说文化性即人性，人性即人的文化性。正是从文化与人性关系的角度出发，人们看到了文化对人性发展的意义。也因此，我们在编注这套丛书时，期待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经典，述说这些经典对人性发展的影响，进而述说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

选编的线索——“人的发现史”。

人们在谈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时，总会谈到两种文化中有关“人的发现”问题。在东方，“人”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如“人本”思想，如“博爱”



思想,如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三个重要支点——“开放、自省、反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只是因为封建专制的强大的压制力,这些精神因素不断地被挤压,以至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显得很孱弱。

而在西方,“人的发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古希腊时期,人与神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无论是神话故事,还是英雄传奇,塑造的神或人都是神人混合或曰人神一体的,像宙斯、阿波罗、雅典娜,像阿喀琉斯、俄底修斯、俄狄浦斯……无不如此。

古罗马时期,人得到了肯定。朗加纳斯在《论崇高》中说:“做庸俗卑陋的生物并不是大自然为我们人类所定的计划;它生了我们,把我们生在这宇宙间,犹如将我们放在某种伟大的竞赛场中,要我们既做它的丰功伟绩的观众,又做它的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竞赛者;它一开始就在我们的灵魂中植有一种所向无敌的,对一切伟大事物、一切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事物的热爱。因此,即使整个世界,作为人类思维的飞翔领域,还是不够宽广,人的心灵还常常超过整个空间的边缘。”这是西方第一次将“人”提到神的高度,对“人”的尊严给予了肯定与歌颂。

但随着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东罗马帝国的建立,那个漫长的中世纪来到了,神开始全面统治世界。马克思说,在中世纪,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等都从属于神学。此时,世间一切,都成了上帝的词典。人匍匐在神的脚下,成了上帝的奴婢。

14—16世纪,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逐步蔓延到整个欧洲,“人”逐步向中世纪告别,向神告别。特别是在但丁唱响《神曲》100年之后的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了拜占庭,东罗马帝国覆灭,一大批学者携带着古希腊的文献与学术资料来到意大利,同时人们在罗马废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希腊与罗马时期的艺术珍品。所有这些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如恩格斯所说:“在它的光辉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于是,达·芬奇、卜伽丘、塞万提斯、培根、莎士比亚……一大批英雄一路高唱

“人”的赞歌，终于使“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站立起来了。

18世纪，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启蒙”即“照亮”，“启蒙运动”即“光明观念”的运动，即以资产阶级倡导的以个人为目的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原则，反对封建专制、宗教蒙昧，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

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发生的浪漫主义思潮，是西方中世纪与现代意识对话的结束。浪漫主义主张自我表现，崇尚理想主义、想象力和崇高美。雪莱说：“诗是一柄闪着电光的剑，永远没有剑鞘，因为电光会把剑鞘焚毁。”在这一文艺思潮中，人彻底战胜了神，人成了人的最高本质。此后，神再回到人间时，不再是束缚人的力量，不再是救世主，而是人的朋友、亲人、恋人。毫无疑问，雨果是浪漫主义最伟大的代表。

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现实主义思潮，是浪漫主义之后西方又一次重要的文艺思潮。它关注人与人的分离，上层与下层、贫与富的矛盾对立，以强烈的主体性观照现实：由个人到社会，为全社会人寻求发展个性、实现个性的途径；由个性到人道，重视对不同个性的理解与同情，带着魔性（批判性）重新寻找神性（人道）。在这一思潮中，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将“人”引向了人道主义的高峰。

1853年波德莱尔出版《恶之花》之后，西方发生了现代主义运动，至今已历160余年的风雨。现代主义通过不懈的努力，将文学表达由人的情感发展到人的意识、人的全部精神活动，使作品内涵得到了很大的拓展、深化；现代主义从重视对客观世界的主观体验，到把这种体验发展成为作品的“唯一现实”，由此发现人的真正声音往往被历史的声音掩盖、压抑，甚至为历史的声音所吞没。于是，在现代主义作品中，人的意识与人的内心活动的原貌、最真实的原始状态得到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在这样的探索中，现代主义发现了“人”与世界的分离，发现了“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的不可能实现，发现了“人”的不可能完美及其荒诞的绝对



真实性,发现了“存在”与“虚无”的统一是“人”的唯一现实。在这样的发现面前,卡夫卡只能感叹:“目标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无论我转向何方,都有黑浪向我扑来。”卡夫卡的感叹几乎影响着此后所有的现代主义作家。

正是在“人的发现史”这一线索上,“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第一辑选取了“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这几个重要节点,以期呈现西方文化中“人神不分→神统治人→人告别神→人与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人与自身分离”这样的文化景观。

推介的期待——“让读者成为一个‘完整’人”。

随着现代商品文化对人的控制和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人性的解构,现在的许多人也包括不少中学生,对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基本信条、价值、秩序表现出厌倦、怀疑,甚至嘲笑,以多元消解中心,以他者消解主体,以相对消解绝对,以变动不居消解永恒,以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生活来消解人性中的美丽,如崇高感、悲剧意识、拼搏精神等。最终,人就在不同意义的碎片中生存,虚无而荒诞,就像洛夫的《解构》所言一样虚无:“昨日/我偶然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昨日,留下了袍//今日/我被迫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今日,留下袍//明日/我无意中又穿上这一袭华美的袍/我脱去明日,留下了袍//留下了袍子/便留下了虱子/留下了虱子/便留下了历史和/痒。”在这样的“解构”中,生活充满着“偶然”、“被迫”和“无意”,“袍子”美与不美都一个样,“穿上”与“脱下”都无所谓,因为“袍子”与“虱子”同体,“虱子”和“历史”同体,“历史”和“痒”同体。这样虚无的人生,正是现代人“碎片化人生”表征。

当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那些永恒的意义被消解,历史就不再有它可“究”的“天人之际”,不再有它可“通”的“古今之变”,更不会有它可“成”的“一家之言”;现实人生也就不再需要去追问“我为何而活”之类的本质意义,更不需要去思索“我自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白痴”式的永

无解答的终极之问,只需要“即时”性的“酷”、“爽”、“超赞”,说“过把瘾就死”还是低端,最高级的是“无可无不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一副“悠然人世中,潇然人世外”的模样。

不难看出,“碎片化人生”与“无信仰”有极深的关联。信仰是有中心的,信仰是一元的,信仰有历史建构的,信仰是有绝对价值的,信仰最终托起人生的整体性意义。若无信仰,生命就一定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即时”挥霍,人就会变为一头为觅食而东奔西突的兽,就会成为与社会失去必然关联的“失忆人”。

当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时代病症”之后,作为语文教师,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学生沉溺其中。我们期待,通过积极而有效的引导,使学生有较为完整的阅读,并在阅读中拾回失落的信仰,拾回人生的整体性意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认为,作为一名现代中学生,要“成为一个‘完整’人”,就一定要将“现代”看作人类文明大河的入海口,然后“溯洄从之”,一直抵达大河的发祥地。这样,才可能完整地感受、体察、认识、理解这条大河,真正地感受、体察、认识、理解这条大河的伟大之处、辉煌之所,以及与自己人生的契合之命,从而叹之服之赞之,献身之,皈依之。反之,如果只是站在“现代”这个入海口,没有完整地拥抱文明大河的愿望与行动,那将永远不可能欣赏到大河的真正生命伟力,也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这种生命伟力,充盈自己的人生,“完满”自己的人生。

流淌到“现代”的人类文明大河由两大支流汇合而成,一大支流是中华文明,一大支流是外国文明。“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正是要引导读者在外国文明支流上“溯洄从之”,形成较为完整的外国文明概念,成为他们从“碎片化人生”走向“完整人”的构建的一种推力。也许这种推力极其微小,但我们也乐在其中。

卡夫卡说“人类发展的关键性瞬间是持续不断的”。我们也要说:一个人的发展的关键性瞬间也是持续不断的。当沉浸于一本好书,为这本



好书所激动时，一个人的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瞬间也就出现了。倘若“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西方文化”能给读者带来这种“关键性瞬间”，我们将感到非常幸福！

黄荣华

2013年6月6日

坐人间的车，
驾非人间的马

师生推荐的N个理由

SHI SHENG TUI JIAN DE N GE LI YOU



阅读卡夫卡是一种挑战！

但作为一位现代中学生，我们又不得不去阅读卡夫卡。

因为卡夫卡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史最重要的存在之一，他“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当我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做一种精神历险之后，我们将会对自我有着更清晰的理解，对现代人有着更广泛的认识，也将会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着更温暖的体察，更自觉的人生担当。

黄荣华

作为一名作家，卡夫卡最令人惊异之处就在于他开启了一个时代。只要你读过卡夫卡，便会被他书籍中的魔咒摄住，并将尝试用整个余生来与之告别。

鄢亭枫 姚梦晓

一个时代总是由天才的电光火石开启，卡夫卡之于 20 世纪就是这样的存在。

董哲楠

■ 阅读卡夫卡是一种挑战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黄荣华(师)

阅读卡夫卡是一种挑战!

因为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小说家,其作品从形式到内容(如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精神指向)都与前代小说家的作品有着很大的不同,许多论者甚至认为卡夫卡几乎是一个难以抵达的“城堡”,而我们中学语文教育所涉范围又基本上停留在了卡夫卡之前的作家作品中。

但作为一位现代中学生,我们又不得不去阅读卡夫卡。

因为卡夫卡是 20 世纪人类文化史最重要的存在之一,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是世界上伟大的作家之一,他几乎影响到他后代的所有作家。

—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是一位出生在奥匈帝国时期的布拉格,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他小学、中学在德语学校就读,23 岁在布拉格德语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卡夫卡中学时尝试写作。1902 至 1912 年属于早期写作,有一部散文小说集《观察》(收作品 18 篇),还有一部未完成的《乡村婚礼筹备》;1912 年属于创作爆发期,代表作《变形记》和《判决》皆完成于此时。其他重要作品如 3 部未完成的长篇——《失踪者》(又译为《美国》)、《诉讼》(又译为《审判》)、《城堡》以及一些著名的短篇,均为后 12 年完成。此外,卡夫卡还写有大量的书信(他写给菲莉斯的信有 500 多封,达 25 万字,汇为一扎,被后人认为可当作一部长篇爱情小说来阅读)。



卡夫卡生前默默无闻，发表的作品很少。他的多数作品（包括三个未完成的长篇）都是他去世后由他的好友勃罗德编辑出版的。卡夫卡的价值随着其作品的出版，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

《观察》第一版总共印了 800 册，5 年后还有一大半积压在仓库里。在布拉格的一家著名书店里，几年间一共卖出去 11 册。卡夫卡说，他想知道是谁买走了第 11 册，其中 10 册他找到了买主，那是他自己。

卡夫卡逝世后，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一场大劫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开始逐步认识卡夫卡的意义。随着布罗德新编的九卷本《卡夫卡文集》于 1950 年出版，“卡夫卡热”很快吹遍西方世界。这以后，卡夫卡成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像黑塞（德国）、加缪（法国）、博尔赫斯（阿根廷）、纳博科夫（美国）、昆德拉（捷克）、奥登（英国）……这些大作家都对卡夫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博尔赫斯说：“最初我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

同样，像德里达（德国）、本雅明（德国）、布鲁姆（美国）等当代思想界的大家也都对卡夫卡作了极高的评价。布鲁姆说：“卡夫卡对我们人类的命运（在 21 世纪中显现的命运）所说的一切是任何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思考所没有说出的。”

勃罗德在《卡夫卡传》中这样表述卡夫卡在今天的意义：“今天人们打开每一期德国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或意大利的杂志，差不多都会碰到这个名字。”

由于种种原因，卡夫卡在中国的影响来得比较晚。中国大陆 1980 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卡夫卡的作品。莫言、余华、格非、马原等一批小说家都受到他较大的影响。莫言在谈到影响自己的 10 部小说时，说卡夫卡的《乡村医生》所具有的“独特的腔调”给了自己营养，并说这是一篇“最为典型的‘仿梦小说’，也许他写的就是他的一个梦。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像梦境。梦人人会做，但能把小说写得如此像梦的，大概只有他一人”。

二

卡夫卡流利地掌握了捷克语(布拉格人多数为捷克人),熟悉英语和法语,学习过意大利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也基本掌握了希伯来语(犹太人母语),但他用德语写作。

作为犹太人,卡夫卡掌握了那么多语言,而德语并不是卡夫卡真正的母语,他为什么选择德语写作?这是他生活的环境使他必须选择德语。

卡夫卡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他们的祖先生活在由捷克农民包围着的犹太人生活区,至卡夫卡出生时已有一个多世纪。德语已成为了生活在这里的许多犹太人选择的生存语言。1774年奥匈帝国颁布基本教育法案,规定所有小学必须以德语为必修课,所有中学以德语为唯一的教学用语,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所有商务活动中也都通用德语。生活在这里的犹太人面临两难选择:是与德语同化,还是保持自己的语言(中世纪以来,犹太人一直忍受着被隔离的屈辱)?最终,他们无可奈何地倾向于德语。

因此,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遭际后,1911年起,卡夫卡开始研究犹太人问题。到了生命的最后,他特别期待“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己的语言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也因此,在身患重病时,他更加紧了学习希伯来语的步伐。据他的希伯来语教师普娅·门采尔博士回忆:“每次上课之前,他总是收集好了一长串想认识的单词。但他的肺却一直想放弃。每当他有一次痛苦的咳嗽,总使我想中断讲课。而他却瞧着我,说不出话来,用他那深邃的目光凝视着一个又一个单词向我请求。这仿佛表明,他将这些课程当作了一种神奇的治疗方法。”

卡夫卡一生与三位女性有过亲密的交往:菲莉斯、密伦娜、多拉。他与菲莉斯两次订婚,又两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娶。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是与多拉一同度过的。1923年多拉与卡夫卡相遇时年仅19岁。卡夫卡去



世后，多拉完全失去了理智。她一直陪伴着卡夫卡，拒绝离开卡夫卡的遗体。后来卡夫卡的朋友克罗普施托克医生感叹：“只有认识多拉的人才明白什么是爱情！”

身份、语言、爱情、婚姻、家庭、国家、民族、疾病等诸多问题纠结于卡夫卡的内心，构成了他人生的极大困境。他模仿他崇敬的巴尔扎克的名句写下自己的名句：“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摧毁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是：一切障碍摧毁了我。”

德国文学评论家龚特尔·安德尔这样说卡夫卡的痛苦：“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工伤保险公司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又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也不是公务员，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作家；而就作家来说，他也不是，因为他把精力耗费在家庭方面；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但卡夫卡绝不甘心就这样被“一切障碍摧毁”，他试图以写作来走出困境。他说：“我写作，所以我活着”，直至在写作中死去。这样的写作，给世界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待解的遗产。

论者普遍认为，卡夫卡的作品以个体的心灵困境呈现了现代人普遍遭遇的困境，有着比他之前的作家更深刻的心灵审判与更深度的灵魂救赎，而这又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人所必须选择的精神历险。如英国大诗人奥登所言：“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因此，当我们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作一种精神历险之后，我们将会对自我有着更清晰的理解，对现代人有着更广泛的认识，也将会对我们所处的社会有着更温暖的体察，更自觉的人生担当。

三

那么，我们如何进入卡夫卡这座“城堡”？

有必要简略地了解小说的“古典”与“现代”概念。

在我们关于小说的一般概念中，“古典”就是指古代小说，“现代”就是指“五四”以后的现代白话小说。这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不只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概念上看，而是把这个概念放在世界小说发展的历程中来看，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世界意义来考虑，我们大致可以把20世纪以前的小说称为“古典”，而把产生于20世纪，具有反叛性、开放性、实验性、先锋性的小说称之为“现代”。“古典”大体对应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及之前的一切小说，“现代”对应于现代主义小说。

“古典”小说观认为现实生活背后有一种本质和规律，小说是现实生活本质和规律的艺术反映，小说中的人物是现实中人物的艺术反映。所以，“生活的真实”是小说的生命，哪怕是神魔小说如《西游记》，它们也都是来源于生活。如吴组缃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所说：“任何神话都产生于现实，由于现实问题的触发而幻想出来的。”正是持这样的小说观，所以我们的文学史称《红楼梦》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马克思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列宁称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这种小说观认为伟大的小说必然反映和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伟大小说本身就是一部历史，所以常称这样的伟大作品为“史诗性”的作品，或者干脆称之为“史诗”。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学习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时，我们必然要去追问“作品塑造了怎样的人物形象，这个形象具有哪些性格特征，这个形象在小说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多大的典型性，他带给读者哪些启示意义”。

现代主义小说观则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观有很大的不同，认为生活是无序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中心的，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的某种规律性的反映，而是小说家个人的“弄虚作假”，是“语言的乌托邦”。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生活真实”不再是小说家感兴趣的原则，“人物、情节、环境”这些被传统小说家奉为创作生命的“三要



素”对现代主义小说家不再有约束力。现代主义小说家们普遍感兴趣的不是讲故事，不是摹写社会或刻画人物性格，而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将小说变成了自己精神的探索地带，他们发现人的真正声音往往被历史的声音掩盖、压抑，甚至为历史的声音所吞没，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的意识与人的内心活动的原貌、最真实的原始状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从而也使小说对世界的表现变得越来越隐晦，越来越具有涵容性、暗示性、间接性，小说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人类走进 20 世纪后，人类的生存与境遇本身具有的复杂性、艰难性决定的。在 20 世纪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纪中期人类经历了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世纪后期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至今还在进行中）。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探求越来越复杂化：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潜意识的存在，荣格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客观无意识），以萨特、加缪为旗帜的存在主义学派发现了生存的荒诞与非理性，西方马克思主义发现了人的“物化”与“异化”的本质，以至于萨特之后的法国存在主义巨擘福柯宣称“人死了”！这些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反映在小说家的精神世界中，自然也就非常复杂。现代主义小说的复杂性，即是现代社会复杂性的表达。研究者普遍认为，现代主义小说正是以其复杂性反映了 20 世纪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这三位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其作品都显示了比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作品复杂得多的特质。

也正因为此，现代主义小说阅读的难度较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的阅读难度要大得多。从很大程度上说，现代主义小说阅读不是消遣与享受，而是一种艰难的精神历险。

有必要了解卡夫卡对自我创作的认识。

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作家像卡夫卡那样对自己创作的绝望。卡夫卡去世前给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留下了一封信：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我遗物里（也就是书箱里、衣柜

里、写字台里、家里和办公室里，或者可能放东西的以及你想得起来的任何地方），凡属日记本、手稿、来往信件、各种草稿，等等，请勿阅读，并一点不剩地全部予以焚毁。同样，凡在你或别人手里的所有我写的东西和我的草稿，要求你，也请你以我的名义要求他们焚毁，至于别人不愿交给你的那些信件，他们至少应该自行负责焚毁。”

现在大家都知道，勃罗德没有遵从卡夫卡的遗嘱，而是在卡夫卡去世后整理了卡夫卡的文字，出版了九卷本《卡夫卡全集》（而卡夫卡生前发表过的作品仅占其中的一卷，其最重要的作品如三个未完成的长篇《美国》《审判》《城堡》也都是他去世后经由勃罗德等整理出版的），人们才得以阅读到一位伟大的天才作家的这些重要作品。

卡夫卡为什么要焚毁自己未发表的手稿？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卡夫卡在世时，他只发表了少数几个短篇集，且普通读者几乎没有认识到他作品的意义，或者说卡夫卡在世时是一个被轻视的作家。人们看不到卡夫卡作品的真正意义，因此卡夫卡要焚毁自己的作品。这种绝望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是卡夫卡对自己的创作要求很严。他之所以一直没有完成那几部长篇，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自己也不知怎样完成，他在犹疑中，在探索中，在追寻中。他已完成的作品也是经过反复修改才完成的。所以，卡夫卡要焚毁自己未发表的手稿，对其不甚满意应当是其中一个原因。

二是卡夫卡对读者的绝望，对世人的绝望。卡夫卡把自己的创作视为“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表现”。卡夫卡的作品确实具有无限的想象力，可谓达到了20世纪人类想象力的一个高度。特别是他的敏感，使他成为最早而又非常深刻地感受到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人，使他成为最早传达这种特征的先知。先知者总是孤独的，当庸众不能理解卡夫卡这位先知甚至轻视这位先知时，他真的绝望了。卡夫卡曾经还这样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

但卡夫卡在《箴言录》的第24条又说：“理解这种幸福：你所站立的地面之大小不超出你双足的覆盖面。”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卡夫卡对自己